airiti Library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佛經“鴈銜龜”故事在中國的流傳與影響

"The Wild Goose and the Turtle" Story from Buddhist Scriptures: Circulation and Influence

doi:10.6777/JLLS.200901.0001

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 (15), 2009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15), 2009

作者/Author： 梁麗玲(Li-Ling Liang)

頁數/Page： 1-3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9/0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77/JLLS.200901.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最完整的學術整合查詢平台—華藝線上圖書館 ●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 Find more academic articles on Airiti Library

airiti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15期／2009年1月，頁1-32

佛經「鴈銜龜」故事在中國的流傳與影響

梁麗玲*

摘要

佛教經典中蘊含有大量的印度民間故事，這些膾炙人口、想像豐富的故事內容，隨著佛教傳入中國後，為中國文學注入了不少新鮮的血液，產生了極重大的影響。以「鴈銜龜」的故事類型為例，主要情節為飛鳥載烏龜上天，因其中一物開口說話而墜地：其一為兩鴈銜一龜，其二為一鵠銜一鱉，這兩種故事體系分別在各地產生不同的變異。

本文透過佛典中的《舊雜譬喻經》、《五分律》、《毘奈耶》及南傳巴利《本生經》，印度的《五卷書》、《故事海》，中國各地的民間故事和敦煌詩歌等文獻，探討佛經「鴈銜龜」故事的傳播與發展，以及對中國文學的影響。

關鍵詞：佛經、鴈銜龜、民間故事、動物故事

*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本文收稿日期：2008年12月26日；審查通過日期：2009年2月9日。

airiti

“The Wild Goose and the Turtle” Story from Buddhist Scriptures: Circulation and Influence

Liang, Li-ling

Abstract

In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contains the massive India folktale, these enjoy great popularity and imagines the rich story content, spreads to China after Buddhism, has poured into many themes for the Chinese literature, has had the extremely significant influence. The story type of “The wild goose and the turtle” as the example, the main plot is the wild goose carries the turtle to go up to the sky, and the other opens it’s mouth to talk, then the turtle crashed the ground. There are two kind of story systems, first is two goose holds a turle, second are a swan holds a turle, they have the different variation separately in each region.

This paper is for the purpose of the “Kieou-tsa-pi-yu-king”(《舊雜譬喻經》), “the `Mahisasakavinaya”(《五分律》,“Vinaya in FiveParts”), “the Muulasavraastivaada Vinaya” （《毘奈耶）》）and south the penetration passing on 巴利 “Jataka”, Indias “Pabcatantra” and “Katha-sarit-sagara”, Chinese regional folk tales and Dunhuang poetry, the discussion Buddhist scriptures “The wild goose and the turtle” story dissemin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o China folk tale influence.

Key words：The Buddhist scriptures; “The wild goose and the turtle”; Folktale; Animal story

airiti

佛經「鴈銜龜」故事在中國的流傳與影響

梁麗玲

一、前言

佛教經典中蘊含有大量的印度民間故事，這些設想奇詭、寓意深遠的故事內容，不僅發揮了宣傳教化的功能，也深受一般大眾的喜愛，隨著佛教東漸進入中國後在各地傳播，爲中國文學的創作注入了不少新鮮的題材，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以佛經中的「鴈銜龜」[1] 故事爲例，主要情節爲飛鳥載烏龜上天，因其中一物開口說話而墜地。這則原屬於印度古早的民間故事，被佛教徒借用來承載教義或解釋教理，然而因結集方式的不同，或爲了因應不同的說法對象或教化功能，在情節發展上便衍變成：其一爲「一鵠銜一鱉」，其二爲「兩鴈銜一龜」兩種型態。這兩種故事型態各自成一體系，隨著佛經的翻譯和傳佈，分別對中國文學作品產生深刻的影響。尤其透過講經說法的傳播方式，

[1] 佛經「鴈銜龜」故事，乃指佛典中載有「鳥銜龜（或鼈）飛上天」情節者，如《舊雜譬喻經》、《五分律》、《毘奈耶》、巴利文《本生經》等，其中僅《五分律》有直接描寫「鴈銜龜」的動作，故依此為名。

airiti

這則故事更逐漸走向世俗化，在中國各地的民間故事中產生各種不同的變化與影響。

從文學傳播的角度來看，「鴈銜龜」這個故事主題，隨著傳播載體的不同，內容及功能也隨之改變。從印度古早的民間故事，被佛教徒結集入佛經作爲教化的工具，被民間大眾世俗化發揮其娛樂效果。雖然故事內容因應不同的地域環境、傳播對象、需求功能或傳播方式而有所取捨、衍變，但是鳥銜一物飛上天的基本情節卻是不變的。考察這些故事的變化規律及其傳衍過程，爲佛經故事對於中國文學的傳播與影響，能提出更有力的證明。

關於佛經動物故事影響各地文學的課題，前賢研究多著重在「獼猴與鱉」[2]故事的探討，較少論及「鴈銜龜」故事，因而引發筆者研究的興趣。本文透過佛典中的《舊雜譬喻經》、《五分律》、《毘奈耶》、南傳巴利文《本生經》，印度的《五卷書》、《故事海》，中國各地的民間故事和敦煌詩歌等文獻，探討佛經「鴈銜龜」故事的傳播與發展，以及對中國文學的影響。

[2] 如劉守華，〈一個故事的豐富變異性——「猴子與烏龜」故事的比較研究〉，原載於《思想戰線》1985，收入於《民間故事的比較研究》。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頁180-181和《比較故事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頁212-225；金榮華〈兔子與烏龜〉，《民間故事論集》。臺北：三民書局，1997，頁233-240；鄭阿財〈佛教文學與韓國漢文小說——以「龜兔故事」為例〉，《外遇中國——「中國域外漢文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語言與文學研究中心主編，臺灣學生書局，2001，頁25-48。

airiti

二、佛典對「鴈銜龜」故事的傳播

現存漢譯佛典中載有「鴈銜龜」故事者，計有《舊雜譬喻經》卷下、《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二五和《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二八，以及巴利文《本生經》第二一五則〈烏龜本生譚〉等四部。茲就其故事內容分述於下。

其一，吳．康僧會譯《舊雜譬喻經》卷下第三十九則：

> 昔有鱉遭遇枯旱，湖澤乾竭，不能自致有食之地。時有大鵠集住其邊，鼈從求哀乞相濟度。鵠啄銜之，飛過都邑上。鼈不默聲，問：「此何等？」如是不止。鵠便應之，之應口開，鼈乃墮地，人得屠裂食之。（T4，No.206，517a）

故事大要為：鱉遇乾旱，又無法自行遷徙至有食之地，只好向大鵠求助，於是鵠銜鱉飛往他處。鱉於途中不停發問，鵠終忍不住張口回應，但鵠一張口，鱉即從空中墜落地面，被人捕殺。

其二，劉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翻譯的《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3] 卷二

[3]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梵名Mahiśāsakavinaya，又稱《彌沙塞律》、《五分律》，係佛入滅後三百年頃，自上座部系統分出之化地部（彌沙塞部）所傳之戒律，共三十卷。

airiti

五．思慎篇．慎過部第五：

> 過去世時，阿練若池水邊，有二鴈與一龜共結親厚。後時池水涸竭，二鴈作是議：「此池水涸竭，親厚必授大苦。」議已，語龜言：「此池水涸竭，汝無濟理，可銜一木，我等各銜一頭，將汝著大水處。銜木之時，慎不可語。」即便銜之。經過聚落，諸小兒見皆言：「鴈銜龜去！鴈銜龜去！」龜即瞋言：「何預汝事？」即便失木，墮地而死。（T22，No.1421，165c-166a）

這則故事主要敘說二鴈與一龜爲好朋友，因池水乾竭，二雁擔心好友受苦，便商議讓龜銜一木，二鴈各銜一頭，將龜帶往水源處。臨行前特別交代龜千萬別開口說話。經過聚落時，小孩見狀說道：「鴈銜龜去！」龜便生氣回應，但一開口便從空中墜地身亡。

其三，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以下簡稱《毘奈耶》）卷二十八．違惱言教學處第十三．六度篇．忍辱部第三．引證部第四云：

> 乃往過去，鵝於一陂池有眾鵝群及以諸鼈，同共居止。中有一鼈，共彼二鵝而結親友甚相憐愛。後於異時，遇天大旱陂水將竭。時彼二鵝俱至鼈所，報言：「知識，汝可安隱居此泥中，我向餘方更求池水。」鼈告鵝曰：「與汝久居，情義相得，將遭厄難，棄我他行，斯誠未可？」鵝曰：「其欲如何？」鼈曰：「汝等當可將我共去。」鵝曰：「若為將去？」鼈曰：「汝等共銜一杖，我齩中央，共至清池，豈非善事。」鵝曰：「我亦無辭，共相携帶，然汝立性好為言說不能護口，必當棄杖墜落空中，我等見斯更益憂苦。」鼈曰：「我當護口，銜

airiti

杖不言。」鵝曰：「斯為善計。」即便覓杖，各銜一頭，鼈齩中央騰空飛去。遂至一城市上而過。時彼諸人於虛空中見鵝持鼈，各生驚怪，共相告曰：「仁等觀彼二鵝共偷一鼈。」鼈聞此聲，默忍無語。又到一城還從市過，時諸男女同前嗟歎，鼈便自念：「我更幾時，忍此辛苦，長懸頸項，護口不言。」即便報言：「我自欲去，非是偷來。」作是語時，遂便失杖，墮落于地。童子共打，而致命終。二鵝見已，情懷憂恨，飛空而去。于時空中有天，見此事已，而說頌曰：善友利益言，若不能依用，墜落受辛苦，猶如放杖鼈。（T23，No.1442，779b-c。）

故事梗概爲：一鼈與二鵝是好友，因遇大旱陂水將竭，二鵝向鼈辭行，鼈請二鵝帶他一起離開。臨行前二鵝提出警告：若不護口會墜落。鼈承諾後，由二鵝銜住木杖兩端，鼈咬中央騰空飛去。當他們飛越城市，人們見狀皆驚奇相告：「兩隻鵝共偷一鼈！」鼈初始尚能沈默不語，但飛到另一城市，又被指指點點，終忍不住開口回應。此話一說，鼈即從空中墮地被童子打死，二鵝見狀只好含恨離去。

其四，南傳巴利文《本生經》[4]（又作《佛本生故事》）第二一五則〈烏

[4] 此經屬於錫蘭上座部所傳之巴利文《大藏經》（又作《南傳大藏經》或巴利三藏）中的小部經典。《南傳大藏經》乃釋尊入滅後，由摩訶迦葉等弟子結集三藏，至阿育王時，目犍連子帝須（Moggaliputta-tissa）再次結集，編輯論事。王子摩哂陀（Mahinda）再將其傳至錫蘭。現存《南傳大藏經》各典籍成立之年代不一，最遲被推定為西元前2至1世紀。這部經隨著南傳上座部佛教向東南亞各國傳播，產生緬甸、泰國等國文字之藏經，基本上並沒有被譯成漢文在中國各地傳播。今所能見漢譯本《本生經》，乃夏丏尊於1944年根據高楠功績記念會於昭和十年至十六年（1935－1941）期間，將巴利聖典協會出版之巴利三藏翻成日譯《南傳大藏經》重譯，但

airiti

龜本生〉[5] 也有類似的故事，內容敘述：天鵝要返回喜馬拉雅山吉多峰去，問好友烏龜願意同行否？於是天鵝要求烏龜閉緊嘴巴不可說話，便讓烏龜咬住小棍，自己咬住兩端飛上高空。村童們見狀紛紛叫喊：「兩隻天鵝銜小棍把烏龜帶走了！」烏龜想解釋：「他們是我朋友，關你們什麼事！」此時天鵝正飛過波羅奈王宮上空，烏龜嘴一張便墜落在王宮庭院裡，摔成兩半喪命身亡。

由上可見，「鴈銜龜」這個故事題材極富教育性和啓發性，在佛教弘法的過程中，常被用來敷衍教義，成爲極佳的宣傳憑藉。以下分別從四方面探討佛典對「鴈銜龜」故事的傳播：

（一）故事題材起源於印度

佛教經典中常運用古印度寓言或民間故事，承載某些教義、教理，來達到宣揚宗教的目的。魯迅在《〈痴華鬘〉題記》中提及：

> 嘗聞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國藝文，往往蒙其影響。即翻為華言之佛經中，亦隨在可見[6]。

其中並未選錄這則龜本生故事。直至郭良鋆、黃寶生根據丹麥學者V.浮士博爾花校刊的巴利文原文，選譯其中一百五十四則故事，於1985年出版《佛本生故事選》，才選入這則烏龜本生。此外，又見於高雄・元亨寺・釋通妙等在1990-1998年期間，將日譯本翻譯成的《漢譯南傳大藏經》中。

[5] 漢譯本見郭良鋆、黃寶生譯《佛本生故事選》，頁130-131以及元亨寺漢譯南傳大藏經編譯委員會、釋通妙等譯《漢譯南傳大藏經》第三三冊・〈小部經典八・本生經三・第二篇・第七章香草叢品〉第二一五則〈龜本生譚〉，頁177-179。

[6] 參見《魯迅全集》卷七，〈集外集〉，頁101。

airiti

> 又常任俠於《佛經文學故事選》書中亦云：
> 原來這些故事，多產生在釋迦牟尼降生以前，其中不少是廣大人民自己的創造，反應的他們的愛與憎，祈求與希望，已經在人民口頭流傳，通過釋迦牟尼的口，通過了佛教徒結集的記錄，保存至今。（常任俠 4）

這段話說明了佛經中保存不少長期口頭流傳的印度民間故事，被佛教徒採集並加以改造，作爲宗教宣傳的事實。再者，季羨林爲《佛本生故事選》撰寫的序文〈關於巴利文《佛本生故事》〉更明白指出故事來源：

> 這些故事絕大部分都是寓言、童話等等小故事，是古代印度人民創造的，長期流行於民間[7]。

由這些前輩的論述可知，許多印度民間故事被廣泛地載錄在佛教各部經典中，隨著佛經的翻譯流傳到中國。

從構思技巧來看，上舉《舊雜譬喻經》、《五分律》、《毘奈耶》、南傳巴利文《本生經》等佛典故事內容，非常具有古印度寓言中構思奇特、想像豐富的藝術特性，且基本情節大體一致，應同出自印度民間廣爲傳誦的故事。誠如吳秋林所說：

> 一隻烏龜靠一根木棍和兩隻天鵝的幫助，居然上了天，又因為不聽忠告，或虛榮，或饒舌，從空中掉了下來，這就是此寓言的基本情節。

[7] 參見郭良鋆、黃寶生譯，《佛本生故事選》，頁1。

airiti

> 眾所周知，烏龜那樣的笨傢伙，別說上天，就是在地上爬也慢得要命，但富於幻想的印度人卻讓烏龜上了天，這樣的想像在藝術上是難能可貴的。如果讓烏龜憑空長上兩隻翅膀飛上天，不合理，也沒有什麼趣味可言，但印度人用一條棍子，兩隻天鵝，讓烏龜合情合理又非常有趣地飛了起來，這就是印度人獨特的構思[8]。

再者，這類故事也同見於印度故事書《五卷書》（Pañcatantra）的第一卷〈朋友的決裂〉篇第十六則〈天鵝與烏龜〉[9]中，記述某處因十二年大旱池水乾涸，烏龜想出由牠咬住木棍中間，兩隻天鵝合力銜著木棍兩端的辦法帶牠離開。當牠們飛過城市上空時，有人議論：「這兩隻天鵝拖著什麼怪東西？」烏龜輕率開口：「這些人胡說什麼？」結果便從高空摔下，被人用尖刀撕成碎塊。另外，月天的《故事海》[10]（Kathā-sarit-sāgara）也演繹此一故事，內容與《五卷書》大體相似，除了提議者由烏龜改爲天鵝，而宗旨強調「誰失去理智，就像烏龜失去棍子遭到毀滅」。

這六則故事雖略有差異，但演說內容皆有烏銜龜飛上天的故事結構，其基本情節大抵一致，貫穿的主旨也大同小異，因而推知脫胎於同一母體是很明顯的。如同季羨林在〈《五卷書》譯本序〉中提到：

> 在最初，這些寓言和童話大概都是口頭創作，長期流傳在人民中間。人民喜愛這些東西，輾轉講述，難免有一些增減，因而產生了分化。

---

8 參見吳秋林，《世界寓言史》第三章〈古印度寓言〉第六節〈古代印度寓言的藝術成就〉，頁99-100。

9 參見季羨林譯，《五卷書》，頁115-116。

10 詳參黃寶生、郭良鋆、蔣忠新譯，《故事海選》，頁292。

airiti

> 每一個宗教，每一個學派，都想利用老百姓所喜愛的這些故事，來達到宣傳自己教義的目的，來為自己的利益服務。因此，同一個故事可以見於佛教的經典，也可以見於耆那教的經典，還可以見於其他書籍。[11]

換言之，「鴈銜龜」這一類型的故事，原屬流行於古印度的民間故事，後來被佛教徒採集加以改造，假託爲釋迦牟尼成佛前無數次輪迴轉世的經歷，作爲宣傳教義之用，因此「鴈銜龜」故事最早可能見於印度巴利文《佛本生故事》；也被受國王命令的毘濕奴舍里曼編選入《五卷書》中，作來教育三位太子統治國家之道。佛教徒最遲在西元前三世紀已開始編纂本生故事[12]，而《五卷書》約成書於西元前一世紀左右。由此推知，「鴈銜龜」的故事題材，有可能早在西元前三世紀之前，已被口頭創造出來，且廣爲流行於印度民間。

（二）故事傳入年代與流傳區域

此一故事題材透過佛教經典而傳播開來，經由南傳佛教傳向錫蘭和東南亞等地；經由北傳佛教，先後通過各種漢譯佛典而傳到中國各地，再傳入韓國、日本。至於「鴈銜龜」故事傳入中國的時間，最早當於三國時期，吳．康僧會太元元年辛未（251）前後[13] 在建初寺[14] 翻譯的《舊雜譬喻經》。

---

[11] 季羨林，頁1。

[12] 引書同注9，頁2。

[13] 據梁．慧皎《高僧傳》：「會於建初寺譯出眾經，所謂阿難念彌、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雜譬喻等。」見T50，No.2059，頁326a，以及

airiti

之後，劉宋時期佛陀什共竺道生等在景平元年至二年（423－424）[15] 於建業（南京）龍光寺翻譯法顯三藏從師子國（錫蘭，即今斯里蘭卡）帶回的《五分律》梵本。值得一提的是，季羨林在〈關於巴利文《佛本生故事》〉一文中提到：

> 五世紀初，中國著名的和尚法顯訪問斯里蘭卡時，看見供養佛牙的遊行大會：「王使夾道兩旁作菩薩五百身已來種種變現；或作須大拿，或作睒變，或作象王，或作鹿馬。如是形象，皆彩畫莊校（手），狀若生人。」所謂「菩薩五百身」，就是指的菩薩過去轉生五百多次的故事，數目與現在巴利藏中的《佛本生故事》相同。可見在五世紀初的時候，佛本生故事在斯里蘭卡已經是家喻戶曉了。

據此可推測，南傳《佛本生故事》中兩天鵝銜一龜的故事，可能在五世紀初時也已經在斯里蘭卡流傳。

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二：「會以權太元元年辛未（251），於所創建初寺譯六度等經七部，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見T55，No.2154，頁491b。

[14] 據《歷代三寶紀》卷第三考，建初寺位於楊都（即建業，今南京）。見T49，No.2034，頁36a。

[15] 詳參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五：「沙門佛陀什，宋言覺壽，罽賓國人。少受業於彌沙塞部，專精律品兼達禪要。以廢帝義符景平元年（423）癸亥七月居於楊都，先沙門法顯於師子國（錫蘭）得《彌沙塞律》梵本，未及翻譯，而顯遷化。建業諸僧聞什既善此學，於是請令出焉。即以其年冬十一月，集龍光寺譯，稱為《五分律》。什執梵文，于填（闐）沙門智勝傳語，龍光沙門竺道生、東安沙門釋慧嚴共執筆參正，宋侍中瑯琊王練為檀越，至來年十二月（424）方訖。」見T55，No.2154，頁523。

airiti

到了唐代，道世於顯慶四年（659）於長安西明寺撰《諸經要集》[16]時，在卷十收錄《五分律》這則雙雁與龜的故事，內容大體一致。之後，於總章元年（668）編集《法苑珠林》，也將《舊雜譬喻經》第三九則故事改編入《法苑珠林》卷四六・思慎篇・慎過部第五[17] 中，除主角由鵠變成鶴，鱉易成鼈（鱉即鼈）之外，其他內容幾近相似，而上述《五分律》的故事也同時被收載入卷八二・六度篇・忍辱部第三・引證部第四[18] 之中。由此可見，《舊雜譬喻經》和《五分律》中的鴈銜龜故事到了唐代已非常流行。唐・義淨於長安二年（702）[19] 在西明寺譯出《毘奈耶》也載有這則故事，經由多部佛典翻譯與傳佈，讓此一故事在中國各地更廣爲流傳。

另外，據《出三藏記集》卷二[20] 記載：齊武帝（483－493）時有外國沙門大乘學者在廣州譯出《五百本生經》，此部經有可能與現存南傳巴利文《佛本生故事》屬於同一性質[21]，或許「鴈銜龜」的故事題材也曾透過此經傳播，可惜這部經在梁・僧祐編纂《出三藏記集》前（515）已亡佚，無法進一步討論。

---

[16] 見T54，No.2123，頁97a-b。

[17] 見T53，No.2122，頁638c。

[18] 引書同上，頁895a。

[19] 參見唐・智昇撰《開元釋教錄》卷九：「《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五十卷（長安二年十月四日於西明寺譯沙門波崙惠表等筆受）」，T55，No.2154，頁567c。

[20] 引書同上，頁13b。

[21] 參水野弘元著、許洋主譯《佛教文獻研究——水野弘元著作選集（一）》，佛教聖典及其翻譯・五、漢譯聖典中的巴利系文獻，頁100。

airiti

（三）故事主旨與受法對象

這四部佛典都是運用擬人化的動物故事，或舉譬喻來闡明佛理，或佛陀宣說過去生因緣來教化弟子。因經典性質和教化對象的不同，鴈銜龜故事所呈現的意涵也有差別。

《舊雜譬喻經》是以譬喻的形式表現，藉由故事爲喻來警惕一般信眾，如「夫人愚頑無慮，不謹口舌，其譬如是也。」[22] 即舉譬喻故事來強調其宗旨：凡夫若不慎言，將遭口舌之禍。

《五分律》和《毘奈耶》皆屬於規定佛教戒律的典籍，前者係自上座部系統分出之化地部（彌沙塞部）所傳戒律，後者則由上座部系統分出之（根本）說一切有部所傳戒律整編而成，兩者的受法對象皆以比丘爲主。《五分律》卷二五以破僧法爲主，鴈銜龜這則故事是應調達（提婆達多）惡口而墮地獄受苦而說，如「昔以瞋語，致有死苦；今復瞋罵如來，墮大地獄。」內容屬於弟子本生，即佛爲目連解說：調達不僅今生因惡口罵惡欲比丘而墮地獄，過去生爲龜時亦曾因瞋語致死，結尾以世尊所說偈語點明主旨：「夫士之生，斧在口中，所以斫身，由其惡言；應毀反譽，應譽反毀，自受其殃，終無復樂。」（T22，No.1421，166a）藉烏龜自作自受反遭其殃來警惕比丘慎言的重要，說惡話有如斧在口中，終會砍傷自身。

《毘奈耶》乃因闡陀比丘不但不聽善友如法規勸，反用惡言惱亂善友的行爲，世尊便舉過去生中鼈因不聽二鵝規勸反而自受其苦的事緣爲例，爲諸比丘解除疑惑。這則故事也是以弟子本生的形式來敘述，如：「昔時鼈者，即闡陀是；昔時鵝者，即難陀鄔波難陀是。」而主旨如偈頌所云：「善友利

[22] 見T4，No.206，頁517a。

airiti

益言，若不能依用，墜落受辛苦，猶如放杖鼈。」（T23，No.1442，779c）《毘奈耶》已跳脫烏龜自受其害的報應，反而強調善友的重要性，更積極鼓勵應多聆聽善友好意規勸，若不受用就會像放杖鼈一般墜地受苦。

南傳《本生經》中是以佛本生的形式表現，佛陀轉生成爲梵授王的宰相，爲糾正國王饒舌的惡習，正好藉由烏龜掉落王宮身亡的機緣，告誡國王饒舌會招來災禍。故事宗旨承如偈頌所云：「這隻烏龜，咬住棍子，饒舌多言，害死自己。國王鑒戒，謹言慎行，記取烏龜，饒舌喪生。」因聽受故事的對象是國王，爲臣者不能直接得罪，只好藉由親眼目睹烏龜饒舌喪生的例子，讓國王記取教訓並自我反省。

由上可知，佛典雖然皆以烏龜不慎言而遭橫禍爲例，但故事宗旨會隨著受法對象的不同而有所差別。

（四）故事情節的類型與流變

雖然這四部佛典皆源自於印度民間故事，也有烏銜龜飛上天的故事架構，但因流傳時間、地域環境與結集方式的不同，便造成此一題材中角色更易和情節變化的現象。就故事角色而言，《舊雜譬喻經》中的「鱉」，《毘奈耶》作「鼈」，其他兩部佛典均作「龜」，其中「鱉」與「鼈」又可稱爲「甲魚」，形狀與龜相似，外被軟殼者爲鱉，被殼硬者爲龜，皆同屬地上爬行類；至於天上飛鳥的角色，《舊雜譬喻經》作「一鵠」、《五分律》作「雙雁」、《毘奈耶》作「雙鵝」、南傳《本生經》作「雙天鵝」，這些改變顯然是因地制宜所致。

就情節發展而言，雖然題材大體相同，但內容鋪敘卻詳略有別，各有所

airiti

偏，尤其《毘奈耶》中的這則故事，篇幅長達四百多字，較之《舊雜譬喻經》和《五分律》作了相當的補充。茲將情節差異比對如下：

	角色	事因	提議者	飛上天方式	墜因	結果
舊雜譬喻經	一鱉一鵠	湖澤乾竭	鼈求鵠相濟度	鵠啄銜之	鼈好奇問不止，鵠只好開口回應	鼈墮地，人得屠裂食之
五分律	一龜二鴈	池水涸竭	二鴈不忍好友受苦	龜銜一木，二鴈各銜一頭	小孩見狀皆言雁銜龜去，龜生氣回答關你何事	龜失木，墮地而死
毘奈耶	一鼈二鵝	大旱陂水將竭	鼈請求好友帶牠離去	二鵝覓杖各銜一頭，鼈齩中央	眾人言二鵝偷一鼈，鼈想解釋牠是自願去，而非被偷	鼈失杖墮地，童子共打致死；二鵝見狀難過飛離
南傳本生經	一龜二天鵝	天鵝要返回原住處	天鵝邀請龜一同前去	天鵝讓烏龜咬住小棍，自己咬住小棍兩端	龜聽村童說閒話不肯保持沉默，張嘴回應：關你何事！	龜鬆開棍子，從空中墜落在王宮庭院，摔成兩半而死

由以上分析可以發現，《舊雜譬喻經》與其他三部佛典在情節發展上有顯著的不同。其中最明顯的差別在於銜龜飛上天的方式與開口墜地的緣由，《舊雜譬喻經》是以鵠直接銜鱉飛上天來鋪陳故事，而墜地乃因鱉好奇問話不止，鵠無奈開口回應鱉的問題；《五分律》等其他三部佛典則是以二鳥共銜一棍，烏龜咬住中央的方式飛上天，而墜地原因則是地上人們對他們的行

airiti

爲指指點點，烏龜不願保持沈默而回嘴。因此，佛典中以「鳥銜龜飛上天」爲題材的故事類型，依飛上天方式的不同可分爲兩類：一類係以「一鵠銜一鱉」的型態，另一類是以「兩鳥銜一龜」的型態，前者因爲鵠張口讓龜墜落，後者則是烏龜自己張口摔落。這兩種故事型態各自成一體系，隨著佛教講經活動的盛行而傳播到中國，對各地文學產生不同的變化與影響。

此外，還有鳥與龜遷徙原因的不同、提出解決辦法者的差別、地上指指點點的身份有異、所說閒話的內容有別、烏龜墜落後的下場等細部情節的改變，蓋佛陀說法常因時間、地點、對象的不同，對內容的描述自有繁簡之別，或者因後來結集方式與翻譯時代的不同而有所變異。

三、「鴈銜龜」故事對中國文學的影響

若去掉宗教的外衣，這則構思奇巧的「雁銜龜」故事，本身就富有文學的趣味性和故事的寓意性，透過佛典翻譯和講經活動等途徑傳播到中國各地，直接對中國文學產生了影響。不僅口耳相傳於廣大民眾之間，轉化成結合各地民情風俗的民間故事；也有文人進行改編創作的詩歌、故事集等文學作品。有關佛經「雁銜龜」故事對於中國文學的影響，主要以敦煌詩歌及民間故事兩種體裁呈現。以下分別進行探討：

airiti

（一）敦煌詩歌

在敦煌民間詩歌中，保存有兩件〈海中有神龜〉的作品，編號爲P.2129V和P.2668。其內容分別敘錄如下：

1、P.2129V號

海中有神龜，兩鳥共相隨，遊依世間故，老眾人不知。
道鳥銜牛糞，口稱我且歸，不能說口舌，雹煞老死屍。[23]

2、P.2668號

海中有神龜，二鳥擎相隨，遊歷世間故，有眾人不知。
道鳥銜牛屎，口稱我是龜，不能禁口舌，摸煞殘死屍[24]。

就P.2668號而言，這首詩歌雖然簡短，但基本故事架構卻很完整。故事內容爲：大海中的神龜爲了要遊歷世間，被二鳥帶著飛上天。不知情的人們看見了，紛紛說成：鳥銜著牛糞。神龜想開口解釋他是烏龜而非牛屎，便墜地身亡。詳究本源，與《五分律》、《毘奈耶》等「兩鳥銜一龜」的故事內容大同小異，除了池中烏龜變成大海神龜，飛上天的理由從池水乾涸到遊歷

[23] 圖版參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六冊，頁210。

[24] 圖版參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十七冊，頁157。

airiti

世間，人們見狀所言從「銜龜」變成「銜牛屎」等情節略作調整。尤其最後兩句「不能禁口舌，摸煞殘死屍」及詩末提及「十語九中，不語最勝」，更是同佛經「鴈銜龜」故事一樣，明白點出不禁口舌之禍。因此，不難推知這首敦煌民間詩歌是由佛經「鴈銜龜」故事演化而來，只不過改以詩歌的形式呈現。

關於P.2129V號，因抄寫時產生不少筆誤，如「擎相隨」誤作「共相隨」、「遊歷」誤作「遊依」、「有眾人」誤作「老眾人」、「禁口舌」誤作「說口舌」，特別是「我是龜」誤作「我且歸」，便不能作正確解讀。張錫厚將這首民間詩歌歸類爲戲謔嘲諷之作[25]，然而張先生可能沒見過P.2668號的卷子，因此在解釋P.2129V號這首詩時，說道：「該詩以神龜遨游海中，默默無聞爲喻，譏諷那些不能謹口舌的『鳥類』，只能落到『老死屍』的下場。」[26] 這段解說似乎不夠通順，也好像弄錯了所揶揄嘲弄的對象。

考察敦煌寫卷中，存有S.1558號《舊雜譬喻經》[27]、S.7530號《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28]、B7089號《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十九[29]，可知載有「鴈銜龜」故事的三部漢譯佛典皆曾流通到敦煌，這則故事也隨著佛經的傳播，在敦煌當地十分流行。這首生動有趣，諷喻性高的〈海中有神龜〉，有可能是當地僧俗人士在閱讀漢譯佛經後，從中汲取佛典故事加工改造而成。

至於流行年代，由於P.2129V號寫卷並無年代可考，而P.2668號則有三處記年，前《閫外春秋》有「天寶二年（715）」，中有「乙亥年四月八日

---

[25] 參見顏廷亮主編《敦煌文學》〈詩歌〉的部分，頁172。
[26] 參見顏廷亮主編《敦煌文學》，頁172。顏廷亮主編《敦煌文學概論》，頁363。
[27] 參見黃永武《敦煌寶藏》第十一冊，頁579。
[28] 參見黃永武《敦煌寶藏》第五五冊，頁210。
[29] 參見黃永武《敦煌寶藏》第一〇四冊，頁128。

airiti

」，後有「同光四年（926）造龕記」，然因前後字體不一，可能是不同時間由不同人抄寫。此卷。由於《闔外春秋》的字跡工整，與〈海中有神龜〉的筆跡有明顯差別；而翟奉達乙亥年於卷末書寫兩首七言詩，據考乙亥年應爲西元915年，但是字體較粗且潦草，與〈海中有神龜〉的字跡也不相同；至於和同光四年造龕記及雜寫的字體雖有差異，但書寫方式與〈海中有神龜〉同爲倒寫左書，至少可依此推測P.2668號寫卷的抄寫時間下限當於926年，也就是晚唐五代。由此可知，佛典中「雁銜龜」的故事題材，最遲在十世紀時對敦煌民間詩歌產生影響。

（二）民間故事

「雁銜龜」這則寓意鮮明的印度民間故事，透過佛經翻譯的途徑傳入中國，在長期口耳傳播的過程中被加工改造，逐漸蛻化成世俗傳誦的民間故事。例如十五世紀時，西藏．央金噶衛洛卓約爲《甘丹格言》（索南札巴作）一書作注解而撰寫的《甘丹格言注釋》，便收錄這則與「雁銜龜」故事題材有關的「烏龜自誇落地」[30]。由於民間故事主要以口頭傳播的方式，難以清楚說明這則故事在民間流傳最早的時間，但是依據民間文學的特性，口頭文學的流傳往往較文字傳播的速度快，因此至少可以推定這則故事最晚於十五世紀以前已經在藏族流行。

至於與佛經「雁銜龜」有關的民間故事，已構成人們喜愛的故事類型，

[30] 原故事未見，參見陳蒲清，頁229。又據松村恆，〈Analecta Indica〉一文中，曾經將這則故事的西藏語譯與漢語譯的內容詳加比對，亦可證明這則故事曾經透過佛經傳譯到西藏。

airiti

丁乃通撰《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時，將其歸類於動物故事225A型【烏龜讓老鷹帶著自己飛】[31] 中，收錄1966年之前流行中國的異文約有八則。由於丁氏所蒐羅的資料有些已不易尋得，因此本文依金師榮華編著《民間故事類型索引》225A型【飛鳥把烏龜帶上了高空】[32] 提供的七則故事爲主要線索，再從旁蒐集其他民間故事，共得同類型故事計有九則，分佈於北京、寧夏、四川、蒙古、青海、西藏、臺灣等地，可說流傳極爲廣遠。其故事提要爲：

> 兩隻白鷺之類的禽鳥讓烏龜咬住一根木棍，由牠們各銜棍子的一端，把烏龜帶上了高空。烏龜十分得意，禁不住想說話，但一開口就從高空摔下來了。或是青蛙坐在烏鴉所銜的一塊木板上，升空後高興得一直跟烏鴉說話，但烏鴉一張口回答，牠就從高空跌了下來。（金榮華77）

早期丁乃通所撰的提要：「它（龜）被白鷺之類的鳥帶著飛，後來它張口吹牛，摔在地上或煙筒上。」似乎僅著重在鳥銜一物飛上天，因開口說話摔落的基本情節，而金榮華重新撰寫的提要中，已隱約透露此一類型在民間故事中有兩種型態呈現。將上述佛經「鴈銜龜」故事和這些民眾口述同型故事相比對之後可以發現，前者與《五分律》等「兩鳥銜一龜」的型態相符，

---

[31] 丁乃通著．孟慧英、董曉萍、李揚譯《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頁43-44。丁氏所訂類型標題，與《伊索寓言》中〈烏龜與老鷹〉較為類似：「烏龜請求老鷹教他飛翔，老鷹勸告他，說他的本性根本不適合飛翔。烏龜再三懇求，老鷹便把他抓住，帶到空中，然後扔下。烏龜掉到石頭上，摔得粉碎。」參見羅念生等譯《伊索寓言》，頁119。

[32] 參見金榮華《民間故事類型索引》（上冊），頁76-77。

airiti

後者與《舊雜譬喻經》「一鵠銜一鱉」的型態類似，可見佛經這兩種故事型態，在民間流傳過程中各自發展成一體系，不但傳播途徑與流傳地域各有差別，所產生的變化與影響也各有特色。茲分別說明如下：

1、兩鳥銜一龜

受《五分律》、《毘奈耶》等佛典影響的民間故事，皆有兩鳥銜一物上天的基本情節，主要流行在少數民族區域，計有蒙古族的〈愛顯示自己的青蛙〉[33]、寧夏回族的〈兩個鴨子抬鱉〉[34]、青海土族的〈喜鵲和蛤蟆〉[35]、西藏藏族的〈智慧的青蛙〉[36]和〈好吹牛的烏龜〉[37]等五篇。以下將每篇故事的情節稍作分析：

---

[33] 參見陳慶浩、王秋桂主編，中國民間故事全集36《蒙古民間故事集》，頁504-507；同故事又收錄於《中華民族故事大系》第一卷，頁706-707；還有薛人仰主編、周寶鳳編撰、胡格金臺校訂《蒙古民間故事及寓言》，頁93-94。

[34] 參見《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寧夏卷》，頁252-253。

[35] 參見《中華民族故事大系》第十卷，頁906-907。

[36] 參見《中國民間故事集成．西藏卷》，頁275-276。

[37] 參見高聚成編《中國動物故事》，頁365-367。

airiti

	角色	事因	提議者	飛上天方式	墜因	結果
寧夏回族	兩隻鴨子 一個鱉	水池乾涸	兩隻鴨子一個找水源，一個找來一根棍子	鱉咬一棍子中央，兩隻鴨子把脖子往棍子底下一伸抬上鱉	一群人見狀指指點點，鱉憋不住張嘴回話	鱉被拿到藥舖賣，兩隻鴨子不想被讓抓住便飛走
蒙古蒙古族	兩隻大雁 一隻青蛙	大旱飢渴	青蛙被曬得皮乾肉裂向前來尋水的大雁求救	兩隻大雁分別咬住木棍兩頭，青蛙咬住中間，讓大雁抬著牠一起飛	有人見狀讚嘆不已，愛顯示自己的青蛙聽見人們的誇獎，忍不住張口	一張口便從木棒掉下，摔石頭上，便成肉醬
青海土族	兩隻喜鵲 一隻蛤蟆	蛤蟆凍得渾身發抖而求救	喜鵲聽見蛤蟆求救，銜來一根木棍飛到蛤蟆跟前	兩隻喜鵲要蛤蟆咬住棍子，抬著蛤蟆向陽山飛去	路人見此情景驚嘆不已，蛤蟆為了標榜自己便張口說話	從半空摔死
西藏藏族	一對野鴨夫婦 一隻青蛙	湖泊乾枯	青蛙拿來一根樹枝，請野鴨一起帶他走	野鴨用嘴咬住樹枝的兩頭，青蛙用嘴咬住樹枝的中間	青蛙驕傲脫口說出自己想出的辦法	青蛙僅摔昏為強調智慧【青蛙與老虎】結合成複合型故事
西藏藏族	一對長腳鷺鷥 一隻烏龜	年成大旱想搬到天湖	烏龜請鷺鷥帶他一起離去，鷺鷥弄來一根木棍	三個同銜著一根木棍，鷺鷥銜兩頭，烏龜銜當中	放童誇讚兩隻鷺鷥的聰明，烏龜生氣開口吼道這法子是牠想出來的	筆直地摔落在青石板上

其中寧夏同心縣採錄的〈兩個鴨子抬鱉〉最忠於佛經故事的原型，故事內容除了銜龜方式改爲抬鱉，以及鱉被拿到藥舖賣錢稍有變化之外，無論是

airiti

故事角色或情節結構與《毘奈耶》幾近相似。其他四篇故事則蛻變成具有各地方特色的民間故事。

就故事宗旨而言，民間故事已脫離佛經的教化作用轉變成娛樂或勸誡功能，因此這四篇故事不再強調佛經裡的禁口，除了藏族〈智慧的青蛙〉以聰慧的青蛙欺負老虎來增加娛樂效果之外，其他三篇則是藉故事來告誡世人，太愛標榜自己才能，而不懂得謙虛者，終將自受其害。

就故事角色而言，天上飛鳥的主角改爲大雁、喜鵲、野鴨夫婦、長腳鷺鷥，雖因地制宜但大體與佛經相類，然而地上爬行者，除了王堯採集的〈好吹牛的龜〉還保持佛經的角色外，其他三篇皆改作身體較嬌小的青蛙（或蛤蟆），這種改變或許是改編故事者考量烏龜的重量較重，爲減輕鳥的負擔而改，也或許與少數民族較常接觸的生活環境有關。

就情節發展而言，每篇故事因環境不同而創造不同的特色，如蒙古族〈愛顯示自己的青蛙〉的故事中，特別融合當地特有的風土民情，強調飛經過好幾處蒙古包，充分展現獨特的地方色彩；藏族〈智慧的青蛙〉除了強調青蛙想出解決辦法的聰慧之外，更與另一個「青蛙與老虎」類型相結合，成爲複合型的故事，以節外生枝的方式，讓故事更豐富多彩而饒富趣味。

值得注意的是，從故事宗旨到故事角色，蒙古族、土族與藏族這三篇的內容基本一致，在故事情節發展上彼此關係密切、互爲影響，應屬於同一系列。

2、一鵠銜一鱉

受《舊雜譬喻經》影響的民間故事，皆有一鳥銜一物上天，因其中一物

airiti

開口而掉落的情節，流行於漢族的有四川營山縣的〈烏龜的背紋〉[38]、北京房山縣的〈氣鼓〉[39] 和臺灣的〈鶴與龜〉[40]，以及藏族四川金川縣的〈青蛙和烏鴉〉[41]，共計四篇。茲將每篇故事的情節分析於下：

	角色	事因	提議者	飛上天方式	墜因	結果
四川	一烏鴉 一烏龜	羨慕烏鴉在天空自飛	烏龜請烏鴉載到天空看一下	烏鴉用嘴叼住烏龜的背殼	烏龜興奮提問，烏鴉無奈回答	背殼上長滿的背紋，代代相傳
北京	一燕子 一蝦蟆（氣鼓）	羨慕鳥自在的飛	氣鼓央求燕想辦法讓牠上一次天	氣鼓叼著燕子的尾巴	氣鼓看到一片谷地，驚奇地開口	要是有人動它一下，它便氣得鼓鼓著肚子
臺灣	一白鶴 一海龜	羨慕彼此的生活	龜要求到天上凌霄殿參觀	白鶴將海龜載在背上飛向天空	一頑童從地上射彈弓打中，從白鶴身上滑下來	意志不堅的海龜反面躺在煙囪上吃黑煙
四川藏族	一烏鴉 一青蛙	羨慕烏鴉自在的飛	青蛙提議請烏鴉銜一塊木板在嘴上	烏鴉銜著一塊木板，讓青蛙坐在上面，一張翅膀就飛了起來	青蛙看見美景忍不住讚嘆，烏鴉跟著應喝了一聲	青蛙被刺得癩痢癩疤的，成了癩疙寶。烏鴉因失去伙伴，成天在天空傻叫

這一型態的特色，是以鮮明的動物形象，簡單的故事情節便可充分表達

[38] 參見《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四川卷（上冊），頁481。
[39] 參見《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北京卷，頁688-689。
[40] 陳慶浩、王秋桂主編《臺灣民間故事全集》，頁305-306。
[41] 參見《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四川卷（下冊），頁1010-1011。

airiti

主題。就故事宗旨而言，已完全跳脫佛經教訓的意味，而是著重在解釋動物的生理特徵及生活習性，如〈烏龜的背紋〉說明烏龜背上花紋的成因，〈氣鼓〉解釋小蝦蟆爲何愛生氣的原因，〈青蛙和烏鴉〉則說明青蛙被刺成癩疙寶，烏鴉因失去伙伴而成天傻叫等。此與流行於中國各民族間的動物故事，在講完生動有趣的故事之後，會在結尾部分順便加上一句有關動物爲什麼會有現在的生理特徵或生活習慣的方式十分相符。至於臺灣〈鶴與龜〉的主題則是傳達烏龜甘心淪落、缺乏鬥志的習性與鶴的意志堅定形成強烈的對比，如王甲輝在《臺灣民間文學》提及：「但兩種動物的形象十分鮮明。鶴與龜在人們的心目中本來都是長壽吉祥之物，他們是好朋友。一個能到凌霄殿，一個能到海龍宮。他們本想互相幫助，一起到凌霄殿和海龍宮。在中途遇到困難時，鶴矢志不改，但龜卻不然：寧願受苦受難，也不肯在朋友的真誠幫助下擺脫困境，甘心淪落，缺乏一種向上的志向，缺少一種堅持到底的精神。這兩個形象的鮮明對比，也讓人們領悟到生活中的哲理。」[42]

就情節發展而言，此一型態故事飛上天的理由皆因爲羨慕鳥在天空自由自在的飛翔，而央求鳥載他上天開開眼見，與佛經因爲乾旱而必須遷徙的緣故已有很大的轉變。而飛上天的方式也產生不同的變化，除了〈烏龜的背紋〉還依循佛經的方式之外，其他故事皆因地域環境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如〈氣鼓〉改爲小蝦蟆叼著燕尾巴，〈鶴與龜〉是白鶴將海龜載在背上，〈青蛙和烏鴉〉則是烏鴉銜一塊木板讓青蛙坐在上面。至於墜落的原因，除〈鶴與龜〉改爲被彈弓打落之外，其他皆爲嘴銜物者開口而掉落。此外，清小石道人纂輯《嘻談初錄》卷下，有一則與〈鶴與龜〉類似的笑話，記述喜鵲馱烏龜上天，遇人打彈弓，烏龜被打落掉在煙囪上，喜鵲來尋，烏龜說自己倒過

[42] 參見王甲輝、過偉主編《臺灣民間文學》，頁76。

airiti

足了煙癮[43]。這則笑話烏龜以自我解嘲的方式化解尷尬，更能呈現民間文學多變的樣貌。

四、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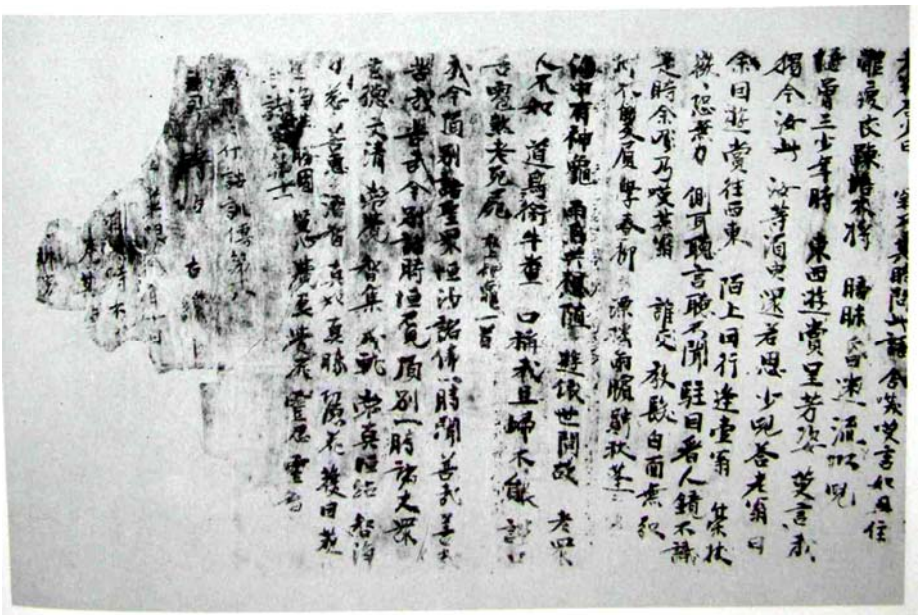
從故事傳播的角度來看，佛典中「鴈銜龜」故事，雖源於印度古早的民間故事，然而在傳譯的過程中，因爲結集方式、翻譯年代和表現形式的不同，因此在漢譯佛典中便以「一鵠銜一鱉」和「二鴈銜一龜」兩種不同的樣貌呈現。兩種故事型態各自成一體系，隨著佛教講經活動的流行傳播到中國各地，以長期口耳相傳的方式，創造不同的民間故事。由以上論述可知，「一鵠銜一鱉」的故事，除了其中一則是四川藏族之外，主要流傳區域以漢族爲主，分佈在北京、四川和臺灣等地；而「二鴈銜一龜」的故事，主要流傳在少數民族區域，如內蒙的蒙古族、西藏的藏族、寧夏的回族還有青海的土族。由此可見，經由佛典的傳播，讓「鴈銜龜」故事在各地廣爲流傳的現象。

從文學影響的角度來看，佛典「鴈銜龜」故事屬於宗教文學，以佛教徒爲教化對象，故事主旨必須傳達宗教理念，因此情節鋪陳往往有其侷限性。然而此一寓意深遠的故事題材，傳入民間後長期被廣大群眾吸收與融合，在中國各民族被改造成具有地方色彩的民間故事、敦煌詩歌。這些故事皆有鳥

[43] 參見王利器《歷代笑話集》，頁536。

airi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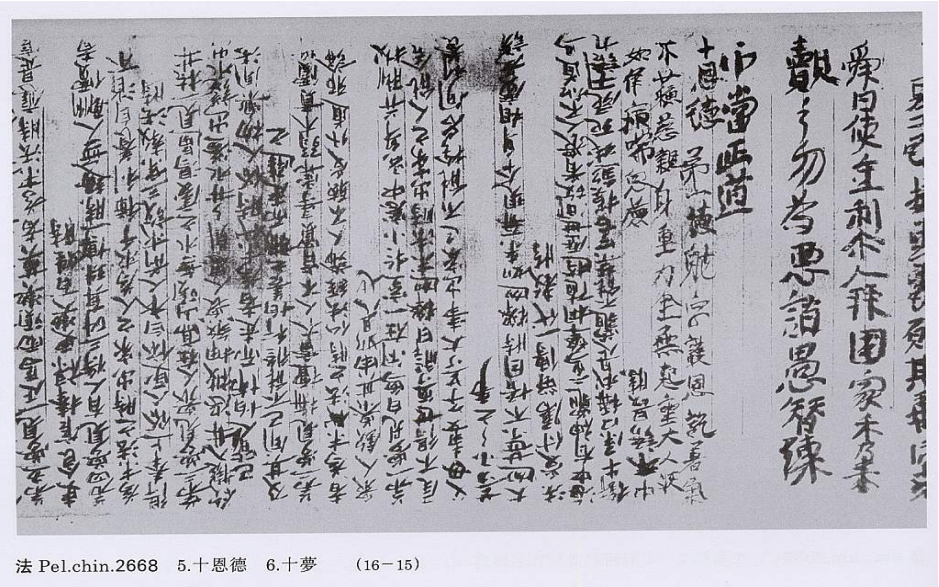
銜一物飛上天的基本情節，雖然情節發展會因爲地理環境或故事演說方式的不同而產生衍變，故事主旨或寄寓一種生活哲理，或解釋生理特徵及生活習性，或藉此來勸誡不要好大喜功而有變化，但是豐富的故事內容，皆可爲佛經「鴈銜龜」故事對於中國文學的傳播與影響，提出具體的實證。



法 Pel.chin.2129V° 6.神龜一首 7.我今頂別諸聖衆偈 8.毛詩卷第十一鴻雁之什詁訓傳第十八標題

P.2129V 海中有神龜

airiti



法 Pel.chin.2668 5.十恩德 6.十夢 (16－15)

P.2668 海中有神龜

airiti

引用書目

丁乃通著，孟慧英、董曉萍、李揚譯，《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北京：春風文藝，1983。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十七冊。上海：上海古籍，2001。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六冊。上海：上海古籍，2001。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北京卷》。北京：新華書店，1998。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四川卷》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四川卷》（上、下冊）。北京：新華書店，1998。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西藏卷》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故事集成．西藏卷》。北京：新華書店，2001。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寧夏卷》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寧夏卷》。北京：新華書店，1999。

中華民族故事大系編委會編，《中華民族故事大系》第一卷。上海：上海文藝，1995。

——，《中華民族故事大系》第十卷。上海：上海文藝，1995。

元亨寺漢譯南傳大藏經編譯委員會、釋通妙等譯，《漢譯南傳大藏經》第三三冊。高雄：元亨寺妙林，1998。

水野弘元著，許洋主譯，《佛教文獻研究——水野弘元著作選集（一）》。臺北：法鼓文化，2003。

airiti

王甲輝、過偉主編，《臺灣民間文學》。上海：上海文藝，2005。
王利器，《歷代笑話集》。上海：上海古籍，1981。
吳．康僧會譯，《舊雜譬喻經》，T4，No.206。
吳秋林，《世界寓言史》。遼寧：遼寧少兒，1994.3。
季羨林譯，《五卷書》。北京：人民文學，2001.8。
松村恆，〈Analecta Indica〉，《親和女子大學研究論叢》XXV。1992。
金榮華，《民間故事類型索引》。臺北：中國口傳文學學會，2007。
唐．智昇撰，《開元釋教錄》，T55，No.2154。
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T23，No.1442。
高聚成編，《中國動物故事》。北京：中國廣播電視，1996。
常任俠，《佛經文學故事選》。臺北：木鐸，1987。
梁．慧皎撰，《高僧傳》，T50，No.2059。
郭良鋆、黃寶生譯，《佛本生故事選》。北京：人民文學，1985。
陳蒲清，《寓言文學理論．歷史與應用》。臺北：駱駝，1992。
陳慶浩、王秋桂主編，《臺灣民間故事全集》。臺北：遠流，1989。
——，《蒙古民間故事集》。臺北：遠流，1989。
隋．費長房撰，《歷代三寶紀》，T49，No.2034。
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臺北：新文豐，1986。
劉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T22，No.1421。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1981。
薛人仰主編、周寶鳳編撰、胡格金臺校訂，《蒙古民間故事及寓言》。臺北：中華，1983。

airiti

顏廷亮主編，《敦煌文學》。蘭州：甘肅人民，1989。
——，《敦煌文學概論》。蘭州：甘肅人民，1993。
羅念生等譯，《伊索寓言》。北京：人民文學，1987。